

五月一日一大早,见微信中有宇文所安先生病逝的消息,心里感到震惊。记得去年他太太田晓菲来复旦学术交流,引他约了大家在襄阳公园后门的餐厅聚会,大家有说有笑,我还请晓菲向宇文所安先生问候。那时,好像一点都没有想到一个印象中如此热爱中国唐诗的美国学者,会突然离开这个世界。我的上左朋友在微信中传来一张照片,那是2006年5月,我在哈佛访学时组织工作坊,请了引驰和香港的陈国球教授来哈佛参会,宇文所安先生与晓菲也参加了研讨,这张照片就是那时留下的,不知怎么会在网上出现。这张照片的确勾起我对宇文所安先生的怀念之情。

2005年初,我作为华东师大教授通过了哈佛燕京学者的选拔,于暑期飞抵哈佛大学。第一次出国长时间访学,尽管哈佛燕京学社给予我们很多优惠的条件,但类似于租房、听课以及研究资料查阅等,都要靠学者们自己独立完成。这一方面是尊重访问学者的个人



作为一个资深宅人,我非常安于且享受一年四季宅在家里。但春天有所不同。这时候必须搬出《立春》经典台词:每年的春天一来,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我的心总是蠢蠢欲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什么也没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错过了什么呢?最直观的是:花期。

春天会有一种强烈的、想要去“赏花”的意愿。但北京的春风沙大、人多,找不到什么理由去远的地方。我找到一个讨巧的方法:小区赏花。小区不大,但我仔细观察,发现它浓缩了整个春天。从迎春花,到桃花、杏花,然后是玉兰,还有海棠。次第开放。我还没有摸索到准确的时间节点。反正去年出了两趟差,就错过整个花期。今年我差不多估摸着点儿,在吃火锅的路上,早高峰走到门口打车的途中,完整看到整个微缩景观。有时候刚下过雨,空气中有泥土的味道。司机已经到了门口,我快跑两步又急刹车。从包里摸出手机,迅速拍下满路的海棠花瓣,又抬头看带着水珠子、满开即将凋谢的玉兰五秒。整个过程,迅捷、乱而不慌,带有一种莫名的仪式感。

而另一种缓慢的仪式,发生在家里。用足够的耐心,等待四五月远道而来的芍药开花,是一件美好而特殊的事情。芍药花朵太大,不可能在绽放时运输。鲜切花都是一个包得很紧的花头,俗称:铁头、铁蛋。大多数铁头,都是自闭的。没有一点开放的迹象,甚至看不到一点花色。满怀着耐心和期待,剪短花枝,摘掉多余的叶子,深水养护,加营养液,晒太阳,用小手心剥开最外层的花萼,给它多种助力!有时候它只要一天就会绽放,势如破竹。有时候放十天,还是老样子。看到铁蛋们的第一眼,基本都是绝望的。为了提高成功率,我差不多一次买三十

要求,另一方面也是让访问学者通过这些活动,了解美国社会。但对于一个从来都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外国人而言,起初的一段生活是不容易的。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在哈佛燕京学社附近的一条小路上行走时,迎面遇见了宇文所安先生。在这个陌生的国度里,遇见一个研究中国文学的大牌教授,我感到特别温暖。宇文所安先生礼节性地向我微笑,我则用英语简单地自我介绍。哪知道他停下了脚步,与我寒暄起来。中文夹着英文,相互间谈了不少时间,我想他应该知道我是哈佛燕京学社今年新来的访问学者,而且也知道我是来自上海高校的。最后他笑着说,有机会一起吃饭吧。我以为他只是以一种礼节性的客套,但没有想到有一天哈佛燕京学社的办公室主任珍妮遇见我,告诉我宇文所安先生约我到哈佛附近的一个叫常熟的自助餐馆吃饭。我按时赴约,也见到了他的太太田晓菲。那次吃饭其实没吃什么,但交流很愉快。主要是晓菲谈学术研究上的一些见解,因为他们

枝。把它们全部泡到醒花桶里。看着快开花了,再把它挪到花瓶里,浅水养护。有时候早上去上班,会怀着一种隐秘的期待:晚上回来会开吧?

这段时间,我和先生总有奇怪的对话:炸了吗?炸了炸了!(形容花大开);这朵也要开了?不是,我给它做了个手术(手动剥开外面的花萼和花瓣)。我还经常听到他和芍药在对话:你怎么还没动静?要加油啊!

难是难了点,但是,美是真的美啊!时不时会盯着它发呆。很难想象一个铁疙瘩,会绽放成千姿百态千娇百媚的硕大花朵。花瓣像玉一样,颤巍巍立着。甚至凋谢也是好看的,那么大一朵,决绝地,扑簌簌掉下来。我都不舍得扔,把花瓣堆花桶周围,更加赏心悦目。就算花期短暂,也值了!有一种芍药叫落日珊瑚,会从深粉色变成浅粉,慢慢再变成淡黄。起这个名字的人,是天才。

一边被花瓶里的美震撼,一边对醒花桶里垂头丧气要扔掉的那些花枝表示遗憾。突然觉得,这简直就是人生。能拿到花瓶里,成形的、供观赏的,只有那些。背后才是大量的耗材,大量的失败和失望。就好像互联网上,那么多优秀的、让人艳羡的博主,她们把自己的生活做成九宫格,浓缩成一分钟点赞过万的视频,背后呢?

家有小学生,四年级在读,去年下半年刚给自己争取到了小队长的荣耀,于是清晨上学前都有两个满满的仪式感:检查是否佩戴了红领巾和小队长徽标。我家这个娃娃从小不太有起床气,吃早饭也算利索,不太赖床,哪怕是冬天再温暖的被窝,只要你提醒一句:上学快迟到了!他再迷糊也定会配合起床。从这个角度来说,值得一个大大的点赞。从他就读小学以来,我和爸爸分工配合,能头天晚上检查好的绝不拖到早上,保证在娃起床之前所有的家务已经全部完成,以免出现丢三落四的慌张情况。比如,低年级的时候要帮忙检查书包,查看天气预

怀念宇文所安先生

杨扬

俩都是研究古代文学的,而我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我们只是就一些研究上的理念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交流。后来又有几次哈佛燕京学社的聚餐活动,他们夫妻俩都来了。记得有一次他们很友善地问我我在哈佛学习有什么收获,我告诉他们发现了一大批以前别人没有关注过的哈佛档案中与二十世纪中国学人相关的原始材料。我注意到哈佛文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绝大部分人员都没有拿到哈佛的博士学位,像汤用彤、吴宓、梅光迪、楼光来、梁实秋等,这些后来回国的都十分风光的哈佛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在哈佛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呢?谜底是在我看到的哈佛档案中找到的,这些哈佛文理学院的中国留学生除了英语考试之外,还要考一门二外,而这门二外要求是像拉丁文之类的古老语言。梅光迪致他老师白璧德的信件中,就有一封信是谈自己在复习拉丁语,以准备二外的考试。宇文所安先生听了



我的介绍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这不是中国留学生的水平问题,而是哈佛的规定有问题。他自己在担任哈佛比较文学系主任后,就提出将中国的古汉语列为博士生二外的考试选项,这样很多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人也可以通过博士的二外考试,获得博士学位了。听了他的话,我觉得这是他做的一件非常好的好事。2006年5月,哈佛燕京学社资助我组织工作坊,讨论中国文学,我邀请了复旦的陈引驰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学的陈国球教授一起来参加。引驰因为上海出发飞机延误,到波士顿还迟了一天。尽管四面八方的学者聚拢起来不容易,但大家在哈佛校园里能够举行一次高水平的中国文学研讨会,感到高兴。网上留存的这张照片,就是那次工作坊结束时,参会的朋友拍的。想不到一晃就是二十年过去了。

2006年夏,我回上海后,曾担任华东师大高等



拾眸四顾乾坤阔
篆刻 唐子农

生活的奔跑

杨旻

小孙子在新华医院刚做了个小手术,此刻正躺在病床上。在住院楼等电梯的队伍里,我看到了好几个橘黄色的身影,他们戴着头盔,面罩上推,露出眼睛。他们的手里都提着食物袋子,一手握着手机打着电话。他们都是外卖员。“你好,你是xx床的客户吗?我现在楼下等电梯,你能到电梯口来拿一下外卖吗?谢谢。”打完电话,一个外卖员好像松了口气,脸上露出了点笑容。外卖员之间也有共同的话题。“你今天送几单了?”“我这单还有5分钟就要超时了,又要被投诉,又要被平台扣钱了。”“这电梯实在太慢了。”说话的时候,眼睛不时瞄向电梯门上方的显示屏。11楼到了,我准备出来,不想那说还有5分钟就要超时的外卖员一步跃出,沿着过道往病房飞奔。电梯门刚在我身后关上,他已经奔跑回来。他过来按了下行键,有点抱歉地对我说:“这电梯太慢,下一趟不知要等多久。”我想他的奔跑既是在跟电梯比速度,也是在跟生活抢时间吧。

我目送那一道道奔跑的身影,心里肃然起敬。阿尔卑斯山谷有个路牌,写着“慢慢走,欣赏啊”,但对许多人来说,生活的脚步真的慢不下来啊。

遍,也不一定耍娃回应,以免引起他心烦躁。

清晨哄娃小日常

章浩

记得听过一个育儿专家说过,最欣赏80后这一代的父母,他们自己处在教育观念的一个转折点,于是就按照自己小时候对父母的期许,成了那样的家长。道理简单,但是基本管用。我也经常反思过犹不及:对孩子宽容了,把握不好尺度,担心是溺爱;对孩子严苛了,又担心没有足够考虑到孩子的心理和成长规律,唯恐自己失职,错误示范。总之是边反思边进步,后来一想,就把自己当作

人文研究院驻院研究员,得到了学校科研处的资助,邀请宇文所安、田晓菲夫妻来华东师大学术交流。那次他们在华东师大的学术交流,真是非常火爆,上海的很多媒体都刊发了消息。那时的上海高校可以自由出入,所以,沪上很多其他高校的青年教师和研究生也都来华东师大闵行校区听他们的学术报告。这大概是他们第一次到上海高校进行学术交流,这次交流称得上圆满。2010年上半年,王德威教授邀请我参加哈佛举行的白璧德国际学术交流会,参会期间,我又和宇文所安、田晓菲相聚。这之后,宇文所安先生也曾邀请我参加他举办的研讨中国文学的国际会议,但我告诉他一年之内跑两次美国,实在是太累,婉谢了他的感情邀请。在后来的岁月中,复旦陈引驰教授与他们夫妇在专业方面联系比较多,有几次他们夫妇来上海,有聚会,我也都参加了,大家交流学术信息,也谈一些朋友的近况。那种学人间的交流和谈笑,给人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宇文所安先生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唐诗,真的十分喜欢和投入。记得有一次问起他最喜欢的事,他想也不想就说能够生活在唐代是他最喜欢的。这样一位痴迷于中国唐诗的著名学者,现在告别了人世,想到这里,我总觉得心里很难过。衷心希望晓菲能够度过这痛苦的时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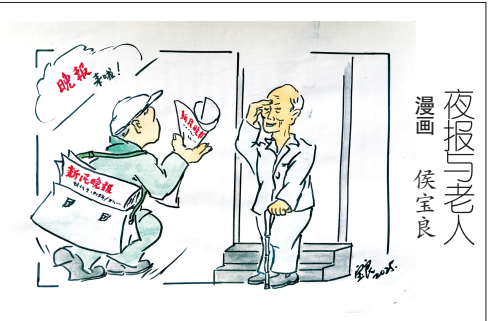
老人与晚报

侯宝良

以前我听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九旬老人,长年对新民晚报有一份执念。无论春夏秋冬,每日黄昏时分,他总会拄着拐杖,慢慢挪步到楼下的门口。静静伫立在晚风中,盼望着送报的邮递员出现。风拂动他花白的鬓发,他却浑然不觉,只定定地望着远方。老人很早就已经是晚报的作者,他从年轻时就有爱好看报的习惯,读新民晚报对老人而言,不是简单的消遣,是从中攫取社会动态,渐渐延续到晚年生活。每天一到傍晚就有迫切期待新民晚报的心情,于是每天亲自到门口的等待似乎成了他虔诚的仪式。老人的执着精神深深感染了负责这里投递的邮递员,他每天下午整理好投送的信件、报刊总会绕开其他客户,以最快速度先将报纸送到老人手中,双方的微笑已成了多年的默契。直到有一天,邮递员像往常一

赶来,可那门口的老位置却空无一人——没了那个拄着拐杖、翘首期盼报纸的老人身影。邻居告诉邮递员一个令人心碎的消息:那位日日盼报、视新民晚报为精神慰藉的九旬老人,当日清晨在医院安详离世。

今年是新民晚报的副刊《夜光杯》创刊80周年,我不禁感叹这样一位将一份报纸当作精神寄托的读者,也正因被这个记忆尤甚的故事触动,我由衷地画下了一幅《夜老人与老人》:画出了那位老人那副熟悉的模样,脊背微驼,抬手远眺在黄昏里,满是对新民晚报的热切期盼。那是刻在心底的热爱,也是对那位热心邮递员的无声谢意。而邮递员正迈着匆匆的脚步赶来,满腔热忱的一句:“晚报来了。”回应着老人对报纸的满心热爱与执着的期盼。



漫画 侯宝良

读书藏书

周洋

读书藏书,本是关乎个人趣味的风雅之事,贵在有趣,若无趣味,也便失了灵魂。谢泳先生曾有一文《趣味高于一切》,主张读书治学当先涵养良好的趣味。这于藏书,亦是同理。藏书的趣味,首先就体现在个性化的阅读偏好。试想,千篇一律,拾人牙慧,又何谈有趣?近日随手翻阅郑州曹亚瑟的新书《万卷虽多当具眼》,通读一遍,趣从中来。书中引一掌故,民国鸿儒季刚先生曾有“八部书外皆狗屁”的狂言,意指在《毛诗》《左传》《周礼》《说文》《广韵》《史记》《汉书》《文选》这八部书之外,其他书籍都无甚价值。曹亚瑟从中悟得一条治学门径:读懂、读通、读化几部原典,胜过阅读万部普通书。他效仿黄老先生,立志精读属于自己的“八部书”,将目标定为“博洽”二字,而非片面追求所谓的“专业性”。

买书藏书,是乐事,选什么样的书,最能见出藏书者的旨趣。曹亚瑟的淘书之旅,始于郑州本城的旧书摊、古玩城,后又借出差机会,逡巡于北京潘家园、上海文庙、苏州老街的一些旧书店。网上旧书交易蓬勃兴起后,他又成为遨游网络书海的“原住民”。那阵子,曹亚瑟成了孔夫子旧书网上叱咤风云的网格本搜集者,为了得到一本心仪之书,往往“不计代价”。“网格本”是读书圈对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爱称。曹亚瑟曾在网上拍卖竞价200多轮,终将一本精装网格本波德莱尔《恶之花·巴黎的忧郁》收归囊中。不料没多久,此书就被一位上海“网格迷”,以一册平装网格本《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外加一本周作人1936年初版本《苦竹杂记》,好说歹说给交换走了。这件事让我想起张岱笔下《湖心亭看雪》中的一句话:“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最后要说的,是买书不读,束之高阁,是暴殄天物。万卷虽多,当具慧眼,兴味盎然,展读佳籍,才是爱书藏书之人,最该守住的雅趣。

是娃的成长伙伴,接纳、引导、陪伴,总归是没错的吧,只是还要时刻注意一点:不要惹人烦。

带着这个认知,每个早晨,我都尽量提供充分的情绪价值,早上的各种慌乱都在娃起床的那一刻归零,给娃看到的是从容:看,一切井井有条!娃昨天说:“母爱如河,父爱如山,河水多了不合适,山头太重也不合适。”很好,中庸之道和辩证法已经初具雏形,愿你带着思考,开心上学,智慧生活!

十日谈

清晨你如何起床

有别于大多数的夜猫子作家,我更习惯闻鸡即起,阅读、写作。
责编:郭影